



二十一史論贊

リ 8
1899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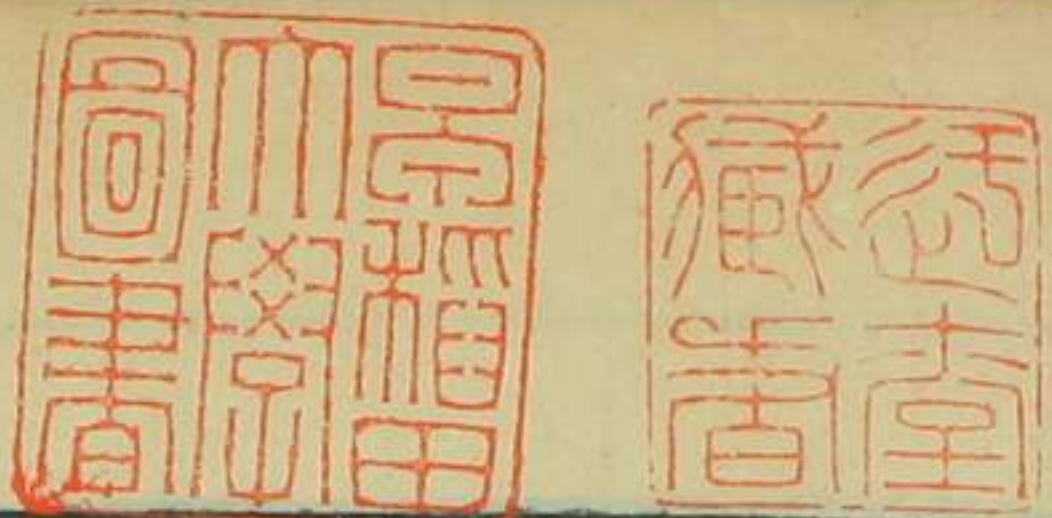


育書

リ 8
1899
11

隋書小引

臯陶直臣也虞帝舉爲士師遂臻明允之化夫刑者一時
伸抑所寄不可任非其人而况于史乎史者萬世是非之
衡也是非頗繆則勸懲不得其用而使人無堅于爲善去
惡之志魏徵爲諫議凡上二百餘奏太宗悉納之知其直
也俾脩隋史雖囿于時華以綿麗爲宗每露寬衍之病然
而美刺中情苛濫斯遠亦一代之良也于論贊窺其一斑
矣卒之日太宗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



興替以本為鑑可知得失徵沒朕亡一鑑矣夫史者鑑也
興替得失具備于是隋書在徵不亡矣紫陽云王魏亦只
是直此一字史也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天中 彭傳讀成學 全閱 茂苑 蔡方燿涵之 全叅

光山 蔡 琮伯宗 沈好問及堯

隋書

本紀

高祖

煬帝

恭帝

志

禮儀

音樂

律曆

天文

五行

食貨

刑法

百官

地理

經籍

列傳

后妃

李穆 梁睿

劉昉 鄭譯 柳表 皇甫績

于義 陰壽 竇榮 定源 雄 豆盧勣 賀若誼

梁士彥 宇文忻 王誼 元諧 王世積 盧慶則 元胄

高頻 蘇威

李德林

河間王弘楊慶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滕穆王瓚道悼王靜衛昭王爽蔡王智積

高祖五子

趙暎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慈李雄張暎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譽之

楊素

牛弘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韓擒賀若弼

達奚長孺史萬歲劉方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杜彥高勒余朱敞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穎周搖和洪

盧愷令狐熙薛胄宇文敞張衡楊汪

盧思道李元操薛道衡

煬帝三子

于仲文

宇文述郭衍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緯裴肅

樊子益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濟麥鐵杖沈光魚俱羅陳稜王辯

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即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

彥謙

虞世基裴蘊裴矩

宇文愷閻毗何稠

王劼袁充

傳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李冢裴仁基

孝義

循吏

酷吏

儒林

文學

隱逸

外戚

列女

南蠻

字文化及等

隋書目畢

二十一史論贊 隋書

唐 魏徵 撰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高祖 姓楊名堅華陰人都長安

高祖龍德在田奇表見異晦明藏用故知我者希始以外戚之尊

受託孤之任與能之議未為當時所許是以周室舊臣咸懷憤惋

既而王謙固三蜀之阻不踰朞月尉迴舉全齊之衆一戰而止斯

乃非止人謀抑亦天之所贊也乘茲機運遂遷周鼎於時蠻夷猾

夏荆楊未一劬勞日昊經營四方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漂騎北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三 高祖

一

人來堂

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竝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雖晉武
之克平吳會。漢宣之推上。固存比義。論功不能尚也。七德既敷。九
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無警。於是躬節儉。平徭賦。倉廩實。法令行。
君子咸樂其生。小人各安其業。強無陵弱。衆不暴寡。人物殷阜。朝
野歡娛。二十年間。天下無事。區宇之內。晏如也。考之前王。足以參
蹤。盛烈但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
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建彼維城。權伴京室。皆同帝
制。靡所適從。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
子之道。開昆弟之釁。縱其尋斧。翦伐本枝。墳土未乾。子孫繼踵屠

戮。松檟纒列。天下已非。隋有惜哉。迹其哀急之源。稽其亂亡之兆。
起自高祖。成於煬帝。所由來遠矣。非一朝一夕。其不祀忽諸。未為
不幸也。

叙事明。文亦清麗。而簡嚴之法。古道難尋。日趨愈下。史裁若
此。况其它乎。識者所以有江河之慨。

楊帝名廣高祖次子弒帝即位

楊帝爰在弱齡楊早有令聞南平吳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於是矯情飾貌肆厥姦回故得獻后鍾心文皇卑慮天方肇亂遂登儲字新兩踐峻極之崇基承丕顯之使命地廣三代威振八紘單于頓顙越裳重譯赤仄之泉流溢於都內紅腐之粟委積於塞下負其富强之資思逞無厭之欲狹殷周之制度尚秦漢之規摹恃才矜已傲狠明德內懷險躁外示疑簡弒父弒无冠服以飾其姦除諫官以掩其過淫荒無度法令滋章教絕四維刑參五虐鋤誅骨肉屠戮忠良受賞者莫見其功為戮者不知其罪驕怒之兵屢動土木

之功不息頻出朔方三駕遼左旌旗萬里徵稅百端○甚○上○之○過○者得吏侵漁人不堪命乃急令暴條以擾之嚴刑峻法以臨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內騷然無聊生矣俄而玄感肇黎陽之亂匈奴有鴈門之圍天子方棄中土遠之楊越姦宄乘釁強弱相陵關梁閉而不通皇輿往而不反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流離道路轉死溝壑十八九焉於是相聚藿蒲蝟毛而起大則踣州連郡稱帝稱王小則千百為羣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澤死人如亂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竝為糜庶之場慄慄黔黎俱充蛇豕之餌四方萬里簡書相續猶謂鼠竊狗盜不足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

亂振蜉蝣之羽窮長夜之樂土崩魚爛貫盈惡稔普天之下莫匪仇讎左右之人皆為敵國終狀不悟同彼望夷遂以萬乘之尊死於一夫之手億兆靡感恩之士九牧無勤王之師子弟同就誅夷骸骨棄而莫掩社稷顛隕本枝殄絕自肇有書契以迄於茲宇宙崩離生靈塗炭喪身滅國未有若斯之甚也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道傳曰吉凶由人祇不妄作又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觀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徵矣吳吳之曰歲警策於夷朗娓娓可誦

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姚仙期曰。憔悴婉篤。令人心折。不幸生於帝王家。一語差堪持贈。

恭帝名侑。文帝孫。

恭帝年。在幼冲。遭家多難。一人失德。四海土崩。羣盜蜂起。豺狼塞路。南巢遂往。流彘不歸。既鍾百六之期。躬踐數終之運。謳歌有屬。笙鍾變響。雖欲不遵堯舜之迹。其庸可得乎。

姚仙期曰。憔悴婉篤。令人心折。不幸生於帝王家。一語差堪持贈。

禮儀志

唐虞之時祭天之屬為天禮。祭地之屬為地禮。祭宗廟之屬為人禮。故書云命伯夷典朕三禮。所以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辨幽賾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殷因於夏。有所損益。旁垂祗訓。以勸生靈。商辛無道。雅章湮滅。周公救亂。弘制斯文。以吉禮敬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以賓禮親賓客。以軍禮誅不虔。以嘉禮合姻好。謂之五禮。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也。成康由之。而刑厝不用。自火戎弒后。遷周削弱。禮失樂微。風凋俗散。仲尼預錯賓而歎曰。丘有志焉。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於是緝禮興樂。欲救時弊。君棄不顧。道鬱不行。故敗國喪家。止人必先廢其禮。昭公娶孟子而諱姓。楊侯竊女色而傷人。故曰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矣。羣飲而逸。不知其郵。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鬪之獄繁矣。魯侯逆五廟之祀。漢帝罷三年之制。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矣。諸侯下堂於天子。五伯召君於河陽。朝聘之禮廢。則侵陵之漸起矣。秦氏以戰勝之威。并吞九國。盡收其儀。禮歸之咸陽。唯採其尊君抑臣。以為時用。至於退讓。起於趨步。忠孝成於動止。華葉靡舉。鴻纖並擯。甚芻狗之棄路。若章甫之遊越。儒林道盡。詩書為煙。漢高祖既平秦亂。初誅項羽。放賞元勳。未遑朝制。

羣臣飲酒爭功。或拔劍擊柱。高祖慮之。叔孫通言曰。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於是請起朝儀。而許焉。猶曰。度吾能行者為之。微習禮容。皆知順軌。若祖述文武。憲章洙泗。則良由不暇自畏之也。武帝興典制。而愛方術。至於鬼神。之祭流宕不歸。世祖中興。明皇纂位。祀明堂。襲冠冕。登靈臺。望雲物。得其時制。百姓悅之。而朝廷憲章。其來已舊。或得之於升平之運。或失之於凶荒之年。而世載遐邇。風流訛舛。必有人情。將移禮意。殷周所以異軌。秦漢於焉改轍。至於增輝風俗。廣樹隄防。非禮威嚴。亦何以尚。辟山祗之有嵩岱。海若之有滄溟。飾以涓塵。不貽伊戚。而高堂生於所傳。士禮亦謂

之儀。弘暢人情。粉飾行事。洎百京以降。用相裁准。咸稱當世之美。自有周旋之節。黃初之詳。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乘謬。則宋書言之。備矣。梁武始命羣儒。裁成大典。吉禮則明山賓。凶禮則嚴植之。軍禮則陸璣。賓禮則賀瑒。嘉禮則司馬襲。帝又命沈約。周捨。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參詳。陳武克平。建業多准。梁舊仍詔尚書左丞江德藻。員外散騎常侍沈洙。博士沈文阿。中書舍人劉師知等。或因行事。隨時取捨。後齊則左僕射陽休之。度支尚書元脩。伯鴻。臚卿王晞。國子博士熊安生。在周則蘇綽。盧辯。宇文弼。並習於儀禮者也。平章國典。以為時用。高祖命牛弘。辛彥之等。採梁及北齊儀法。以

為五禮云

古今禮制。叙列詳明。擘其文詞。密而兼雅。整而微質。迥非儉筆。可辨。

音樂志

夫音本乎大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記曰：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夫人者，兩儀之播氣，而性情之所起也。愆其流，滔往而不歸，是以五帝作樂，三王制禮，標舉人倫，削平淫放，其用之也。動天地，感鬼神，格祖考，諧邦國，樹風成化，象德昭功，啓萬物之情，通天下之志。若夫升降有則，宮商垂範，禮踰其制，則尊卑乖，樂失其序，則親疎亂。禮定其象，樂平其心，外

敵○內○和○合○情○飾○貌○猶○陰○陽○以○成○化○若○日○月○以○為○明○也○記○曰○大○夫○無○
故○不○撤○懸○士○無○故○不○撤○琴○瑟○聖○人○造○樂○導○迎○和○氣○惡○情○屏○退○善○心○
興○起○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犧○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閔○神○農○五○弦○事○
與○功○偕○其○來○已○尚○黃○帝○樂○曰○咸○池○帝○嚳○曰○六○英○帝○顓○頊○曰○五○莖○帝○
堯○曰○大○章○帝○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湯○曰○護○武○王○曰○武○周○公○曰○勺○
教○之○以○風○賦○弘○之○以○孝○友○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禮○
意○風○猷○樂○情○膏○潤○傳○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成○康○化○致○升○平○刑○
厝○而○不○用○也○古○者○天○子○聽○政○公○卿○獻○詩○秦○人○有○作○罕○聞○斯○道○漢○高○
祖○時○叔○孫○通○爰○定○篇○章○用○祀○宗○廟○唐○山○夫○人○能○楚○鼓○又○造○房○中○之○

樂○武○帝○裁○音○律○之○響○定○郊○丘○之○祭○頗○雜○謳○謠○非○全○雅○什○漢○明○帝○時○
樂○有○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則○易○所○謂○先○王○作○樂○
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者○也○二○曰○雅○頌○樂○辟○雍○饗○射○之○所○用○
焉○則○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
宴○羣○臣○之○所○用○焉○則○詩○所○謂○坎○坎○鼓○我○躑○躑○儻○我○者○也○其○四○曰○短○
簫○銑○歌○樂○軍○中○之○所○用○焉○黃○帝○時○岐○伯○所○造○以○建○武○揚○德○風○敵○勵○
兵○則○周○官○所○謂○王○師○大○捷○則○令○凱○歌○者○也○又○採○百○官○詩○頌○以○為○登○
歌○十○月○吉○辰○始○用○蒸○祭○董○卓○之○亂○正○鼓○成○蕩○漢○雅○樂○即○杜○夔○能○曉○
樂○事○八○音○七○始○靡○不○兼○該○魏○武○平○荆○州○得○夔○使○其○刊○定○雅○律○魏○有○

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自此迄晉，用相因循，永嘉之寇，盡淪胡羯。於是樂人南奔，穆皇羅鍾磬符堅北敗，孝武獲登歌。晉氏不綱，魏圖將霸，道武克中山，太武平統，萬或得其宮懸，或收其古樂於時經。營是迫雅器，斯寢孝文，頗為詩歌，以勗在位，謠俗流傳，布諸音律。大臣馳騁漢魏，勃羅宋齊，功成奮豫，代有制作，莫不各揚廟舞，自造郊歌，宣暢功德，輝光當世，而移風易俗，浸以陵夷。梁武帝本自諸生，博通前載，未及下車，意先風雅，爰詔凡百各陳所聞，帝又自糾擯前違，裁成一代。周太祖發跡關隴，躬安戎狄，羣臣請功成之樂，式遵周舊，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而下武之聲，豈姬人之

之唱。登歌之奏，叶鮮卑之音，情動於中，亦人心不能已也。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所謂有其藝而無其時，高祖受命，惟新八州，同貫制氏，全出於胡人，迎神猶帶於邊曲，及顏何驟請，頗涉雅音，而繼想聞韶去之，彌遠若夫二南斯理，八風揚節，順序旁通，妖淫屏棄，宮徵流唱，翱翔率舞，弘仁義之道，安性命之真，君子益厚，小人無悔，非大樂之懿，其孰能與於此者哉。是以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大樂不紊，則王政在焉，故錄其不相因襲，以備於志。

朱幼柱曰：初，扶樂元中，明樂制，末申樂理。昔人以彌綸羣言為

難斯則按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

律曆志

自夫有天地焉。有人物焉。樹司牧以君臨。懸政教而成務。莫不擬乾坤之大象。稟中和以建極。揆影響之幽顯。成律呂之精微。是用範圍百度。財成萬品。昔者淳古。葦籥創觀。人籟之源。女媧篳篥。仍昭鳳律之首。後聖廣業。稽古彌崇。伶倫含少。乃擅比竹之工。虞舜昭華。方傳刻玉之美。是以書稱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訓以出納。五言此皆候金常而列管。憑璿璣以運鈞。統三極之元紀。七衡之響。可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故能動天地。感鬼神。和人心。移風俗。考得失。徵成敗者也。粵在夏

商無聞改作。其於周禮典同。則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景王鑄鍾。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夫律者所以立鈞出度。鈞有五則。權衡規矩準繩咸備。故詩曰。尹氏太師。執國之鈞。天子是禕。俾眾不迷。是也。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執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之本。其於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興。丞相張蒼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班固因志之。蔡邕又記建武以後言律呂者。司馬紹統採而續之矣。

歷將終而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湮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音律。夔依當時尺度。權倂典章。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復嗣其事。未及成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沒於石勒。及帝南遷。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淪胥。終於恭安。竟不能備。宋錢樂之衍京房六十律。更增為三百六十。梁博士沈重述其名數。後魏周齊時有論者。今依班志編錄。五代聲律度量以志於篇云。

張公亮曰。心聲獻酌。文明從容。

天文志

若夫法紫微以居中。擬明堂而布政。依分野而命國。體衆星而効官。動必順時。教不違物。故能成變化之道。合陰陽之妙。爰在庖犧。仰觀俯察。謂以天之七曜二十八星。周於穹圓之度。以麗十二位也。在天成象。示見吉凶。五緯入房。啟姬王之肇跡。長星孛斗。鑿宋人之首亂。天意人事。同乎影響。自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赧王登臺。而避責。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師兵吞滅。疆仆原野。秦氏以戰國之餘。怙茲凶暴。小星交鬪。長彗橫天。漢高祖驅駕英雄。墜除災害。五精從歲。七重暈畢。含樞魯緬。道不虛行。自西京創制。多應年

載世祖中興當塗馭物金行水德祗奉靈命玄龜著明天人不遠昔者滎河獻籙溫洛呈圖六文摘範三光宛備則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帝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夏有昆吾殷有巫咸周之史佚宋之子韋魯之梓慎鄭之裨富魏有石氏齊有甘公皆能言天文察微變者也漢之傳天數者則有唐都季尋之倫光武時則有蘇伯況即雅光並能參伍天文發揚善道補益當時監垂來世而河洛圖緯雖有星占星官之名未能盡列後漢張衡為太史令鑄渾天儀揔序經星謂之靈憲其大畧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發於天紫宮為帝皇之居太微為五帝

之坐。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居其中。謂之北斗。動係於占。實司五命。四布於方。為二十八星。日月運行。歷示休咎。五緯經次。用彰禍福。則上天之心。於是見矣。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動。咸得繫命。而衡所鑄之圖。遇亂堙滅。星官名數。今亦不存。三國時。吳太史令陳卓始列甘氏石氏巫咸三家星官。著於圖錄。并注占贊。摠有二百五十四官。一千二百八十三星。并二十八宿及輔官附坐。一百八十二星。摠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宋元嘉中。太史令錢樂之所鑄渾天銅儀。以朱黑白三十用。殊三家而合

陳卓之數。高祖平陳，得善天官者周墳，并得宋氏渾儀之器。乃命庾季才等參校周齊梁陳及祖暅、孫僧化官私舊圖，刊其大小，正彼疎密，依準三家星位，以為蓋圖。荀勗始分甄表，常度并具赤黃二道，內外兩規，懸象著明，纏離攸次，星之隱顯，天漢昭回，宛若穹蒼，將為正範，以墳為太史令，墳博考經書，勤於教習，自此太史觀生，始能識天官。煬帝又遣宮人四十人，就太史局，別詔表充教，以星氣業成者進，內以參占驗云。史臣於觀臺訪渾儀，見元魏太史令晁崇所造者，以鐵為之，其規有六，其外四規常定，一象地形，二象赤道，其餘象二極，其內二規可以運轉，用合八尺之管，以窺星

度。周武帝平齊，所得隋開皇三年新都初成，以置諸觀臺之上。大唐因而用焉。馬遷天官書及班氏所載妖星暈珥雲氣虹蜺，存其大綱，未能備舉。自後史官更無紀錄，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神道司存，安可誣也。今畧舉其形名占驗，次之。經星之末云：姚均裳曰：博麗而銓貫，有叙其得尋，煩領雜之術，務信去奇之要者乎。

五行志

易以八卦定吉凶，則庖犧所以稱聖也。書以九疇論休咎，則大禹所以為明也。春秋以災祥驗行事，則仲尼所以垂法也。天道以星象示廢興，則甘石所以先知也。是以祥符之飛，可得而言妖訛之占。所以徵驗夫神則陰陽不測，天則欲人遷善，均乎影響，殊致同歸。漢_帝有伏生，董仲舒京房，劉向之倫，能言災異，顧盼六經，有足觀者。劉向曰：君道得則和氣應，休徵生。君道違則乖氣應，咎徵發。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況於日月星辰乎？況於水火金木土乎？若梁武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市里，陳

二十一 史論

卷二十三 五行志

十七

水林堂

則蔣山之鳥呼曰奈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而闖隋則鵲巢繡帳
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則祥青呈形於何不至亦有脫畧
政教張羅罇精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莫
弘尚鬼而諸侯不求性者生之靜也欲者心之使也置情攸徃引
類同歸雀乳於空城之側鷓飛於鼎耳之上短長之制既曰由人
黔隧崇山同車共軫必有神道裁成倚伏一則以為殃豐一則以
為生徵故曰德勝不祥而義馱不惠是以聖王常由德義消伏災
咎也

標著龜於前驗懸輦鑑於已狀垂世立教之意深矣

食貨志

王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人總土地所生料山澤之利式遵行
令敬授人時農商趣向各本事業書稱懋遷有無言穀貨流通咸
得其所者也周官太府掌九貢九賦之法王之經用各有等差所
謂取之有道用之有節故能養百官之政勗戰士之功救天災服
方外治國安人之大經也爰自軒頊至於堯舜皆因其利而勸
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
三皇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
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疲昔禹制九等而康歌興周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三 食貨志 十八 大業堂

人十一而頌殷作於是東周遷洛諸侯不軌魯宣初稅畝鄭產為
丘賦先王之制靡有子遺秦氏起自西戎力正天下驅之以刑罰
棄之以仁恩以太半之收長城絕於地脈以頭會之飲屯戍窮於
嶺外漢高祖承秦凋敝十五稅一中元繼武府廩彌殷世宗得之
用成雄後開邊擊胡蕭朕咸賦官宇捫於天漢巡遊躋於海表早
歲除道凶年嘗糶戶口以之減半盜賊以之公行於是譎詭賦稅
異端俱起賦及童齒算至舡車光武中興聿遵前事成賦單薄足
稱綏遠靈帝開鴻都之榜通賣官之路公卿州郡各有等差漢之
常科土貢方物帝又遣先輸中署名為導行天下賄成人受其數

自魏晉畧法二十一帝宋齊十有五主雖用度有衆寡租賦有重輕大

抵不能傾人產業道闕政亂隋文帝既平江表天下大同躬先儉

約以事府帑開皇十七年戶口滋盛中外倉庫無不盈積所以資

給不踰經費京司於屋既充積於廊廡之下高祖遂停此年正賦

以賜黎元煬皇嗣守鴻基國家殷富雅愛宏翫肆情方騁初造東

都窮諸巨麗帝昔居藩翰親平江左兼以梁陳曲折以就規摹魯

雉踰芒浮橋跨洛金門象闕成疎飛觀顏巖塞川構成雲綺移嶺

樹以為林藪包芒山以為苑囿長城御河不計於人力運驢武馬

皆期於百姓天下死於役而家傷於財既而一討渾庭三駕遼澤

二十一 尺命賁 卷二十三 食貨志 十九 大末堂

天子親伐師兵大舉飛糧輓秣水陸交至疆場之所傾敗勞微之
所殂殞雖復太半不歸而每年興發比屋良家之子多赴於邊陲
分離哭泣之聲連響於州縣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饑餒婦工訪績
不足以贍資裝九區之內驚和歲動從行宮掖常十萬人所有供
須皆仰州縣租賦之外一切徵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
真天盜盜其太半遐方珍膳必登庖厨翔禽毛羽用為玩飾買以供官千
倍其價人愁不堪離棄室宇長吏叩扉而達曙猛犬迎吠而終夕
自燕趙踣於齊韓江淮入於襄鄧東周洛邑之地西秦隴山之右
儲偽交侵盜賊充斥宮觀鞠為茂草鄉亭絕其烟火人相啖食十

而四五關中癘疫災旱傷稼代王開永豐之粟以振饑人去倉數
百里老幼雲集吏在貧殘官無攸次咸資鏹貨動移旬月頓卧墟
野欲返不能死可痛人如積不可勝計雖復皇王撫運天祿有終而隋
結○詩○凄○然氏之亡亦由於此焉遷為平準書班固述食貨志上下數千載損
益粗舉自此史官曾無概見夫厥初生人食貨為本聖王割廬井
以業之通貨財以富之富而教之仁義以之興貧而為盜刑罰不
能止故為食貨志用編前書之末云
取用有制者治聚而不通者亂歛費無度者亡歷觀往牒迄乎
隋史食貨之闕乎上下也大矣國本民天之說良有所見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惡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道。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避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朕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

刑法志

夫刑者制死生之命。詳善惡之源。翦亂誅暴。禁人為非者也。聖王仰視法星。旁觀習坎。彌縫五氣。取則四時。莫不先春風以播。惡後秋霜而動。憲是以宣。慈惠愛道。其萌芽刑罰。威怒隨其肅殺。仁恩以為情性。禮義以為綱紀。養化以為本。明刑以為助。上有道刑之。而無刑上無道。殺之而不勝也。記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人有避心。而始乎勸善。終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罰。至於時逢交泰。政稱忠厚。美化與車軌。攸同。至仁與嘉祥。間出。歲布平典。年垂簡憲。昭朕如日月。望之者不迷。曠

手如大路行之者不惑刑者甲兵為鈇鉞為刀鋸鑕鑿鞭朴夏楚
 陳乎原野而肆諸市朝其所由來亦已久矣若夫龍官之歲鳳紀
 之前結繩而不違不令而人畏五帝畫象殊其衣服三王肉刑刻
 其膚體若重華之青災肆赦文命之刑罰三千而都君卹刑尚奉
 唐堯之德高密泣罪猶懷虞舜之心殷快語因以降去德滋遠若紂能
 遵成湯不造炮烙設刑兼禮守位依仁則西伯歛轡化為田叟周
 王立三刺以不濫弘三宥以開物成康以四十二年之間刑曆不
 用薰風潛暢頌聲遐舉越裳重譯萬里來歸若乃魯接燕齊荆鄰
 鄭晉時之所尚資乎辯舌國之所恃不在威刑是以纛鼓莫莫宣

尼致誚既鑄刑辟叔向貽書夫勃澥之浸沾濡千里列國之政豈
 周之膏潤者歟秦氏僻自西戎初平區夏於時投戈棄甲仰恩祈
 惠乃落嚴霜於政教揮流電於邦國棄仄偶語生愁怨於前毒網
 疑科害肌膚於後玄鉞肆於朝市赭服飄於路衢將間有一劍之
 哀茅焦請列星之數漢高祖初以三章之約以慰秦人孝文躬親
 玄默遂疎天網孝宣樞機周密法理詳備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
 以為廷平每以季秋之後諸所請讞帝常幸宣室齋居決事明察
 平恕號為寬簡光武中興不移其舊是以二漢羣后罕聞殘酷魏
 武造易欽之科明皇施減死之令中原凋敝吳蜀三分哀矜折獄

亦所未暇。晉氏平吳，九州寧一，乃命賈充大明刑憲，內以平章百姓，外以和協萬邦。實曰輕平，稱為簡易。是以宋齊方駕，賴其餘軌。若乃刑隨喜怒，道睽正直，布憲擬於秋荼，設網踰於朝脛。恣興夷翦，取快情靈。若隋高祖之揮刃，無辜齊文宣之輕刀，鬻割此謂匹夫私讐，非關國典。孔子曰：刑亂及諸政，政亂及諸身。心之所詣，則善惡之本原也。彪約所製，無刑法篇，滅蕭之書又多漏畧。是以據其遺事，以至隋氏，附于篇云。

吳元萼曰：篇格巖狀，雋快之語，殊堪悅目。若其本要，總不喻養化二言。

百官志

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既陳，貴賤位矣。是以聖人法乾坤以作則，因卑高以垂教。設官分職，錫珪胙土，由近以制遠，自中以統外。內則公卿大夫士，外則公侯伯子男，咸以協和萬邦。平章百姓，允釐庶績。式叙彝倫，其由來尚矣。朕古今異制，文質殊途。或以龍表官，或以雲紀職。放勛即分命四子，重華乃爰置九官。夏倍於虞，殷倍於夏。周監二代，沿革不同。其道既文，置官彌廣。逮於戰國，戎馬交馳。雖時有變革，朕猶承周制。秦始皇廢先王之典，焚百家之言，創立朝儀。事不師古，始罷封侯之制，立郡縣之官。太尉主

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自餘衆職各有司存。漢高祖除暴寧亂。輕刑約法。而職官之制。因於嬴氏。其間同畢。抑亦可知。光武中興。聿遵前緒。唯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泊於叔世事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魏晉繼及。太抵畧同。爰及宋齊。亦無改作。梁武受終。多循齊舊。狀而定諸卿之位。各配四時。置戎秩之官。百有餘號。陳氏繼梁。不失舊物。高齊創業。亦遵後魏。臺省位號。與江左稍殊。所有節文。倫詳於志。有周創據關右。日不暇給。泊于克清。江漢爰議憲章。酌鄧錫之遺文。置六官以綜務。詳其典制。有可稱焉。高祖踐極。百度伊始。復廢周官。遷依

漢魏。唯以中書為內史。侍中為納言。自餘庶僚。頗有損益。煬帝嗣位。意存稽古。建官分職。率由舊章。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於時三川定鼎。萬國朝宗。衣冠文物。足為壯觀。既而以人從欲。待下若讎。躡令日改官名。月易尋。而南征不復。朝廷播遷。圖籍注記。多從散逸。今之存錄者。不能詳備焉。朱幼柱曰。隋氏紛更。無足取者。後周參酌古典。誠有可觀。亦史匠樂取之懷。有以存之也。

地理志

自古聖王之受命也。莫不體國經野。以為人極。上應彊次。下裂山河。分疆畫界。建都錫社。是以放勳御曆。脩職貢者九州。文命會同。執玉帛者萬國。洎乎殷遷夏鼎。周黜殷命。雖質文之用不同。損益之途。或革而封建之制。率由舊章。於是分土惟三。列爵惟五。千里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連有帥。倍連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制畿甸。九服以別要荒。十國為連。連有帥。倍連為卒。卒有正。皆所以式固鴻基。蕃屏王室。興邦致化。康俗庇人者歟。周德既衰。諸侯力政。干戈日用。戎馬生郊。疆陵弱衆。暴寬魯滅於楚。鄭滅於韓。田氏篡齊。六卿分晉。其餘弒君亡國。不得守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逮於七雄競逐，二帝爭疆，疆場之事，一彼一此。秦始皇據百二之巖險，奮六世之餘烈，力爭天下，蠶食諸侯，在位二十餘年，遂乃削平寓內，懲周氏之微弱，恃狙詐以為疆，蔑棄經典，罷侯置守，子弟無立錐之地，功臣無尺土之賞，身沒而區宇幅裂，及子而社稷淪胥。漢高祖挺神武之宏圖，掃清禍亂，矯秦皇之失策，封建王侯，竝跨州連邑，有踰古典，而郡縣之制無改於秦。逮於孝武，務勤遠畧，南兼百越，東定三韓，通印笮之險塗，斷匈奴之右臂，雖教遠洎，而人亦勞止。昭宣之後，罷戰務農，戶口既其滋多，郡縣亦有增置。至於平常郡國一百有三，戶一千一十三萬。光武中興，承王莽之

餘弊，兵戈不戢，饑疫薦臻，率士遺黎，十纔一二。乃併省郡縣四百餘所，明章之後，漸至滋繁，郡縣之數有加。曩日連炎，靈數盡，三國爭疆，兵革屢興，戶口減半。有晉太康之後，文軌方同，大抵編戶二百六十餘萬，尋而五胡逆亂，二帝播遷，東晉泊於宋齊，僻陋江左，符姚之與劉石，竊據中原，事跡糾紛，難可具紀。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畧，開拓閩越，克復淮浦，平俚洞，破梓柯，又以舊州遐濶，多有析置。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既而侯景構禍，臺城淪陷，墳籍散逸，注記無遺，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

氏土宇彌盛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唯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後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僻小天保之末總加併省洎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戶三百三萬周氏初有關中百度草創遂乃訓兵教戰務穀勸農南清江漢西兼巴蜀卒能以寡擊衆戡定疆鄰及於東夏削平多有省廢大象二年通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高祖受終惟新朝政開皇三年遂廢諸郡洎於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嗣位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尋即改

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一百九十縣一千二百五十五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其邑居道路山河溝洫沙磧鹹鹵丘陵阡陌皆不預焉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極於此也朱篤培曰輿圖之廣莫大於隋朕守之不以道二葉而失之良可鑒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夫經籍也者', '綱弘道德', '將落焉', '者之所以', '為人', '靜精微', '質文迭', '其教有適']

經籍志

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旨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地緯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克念則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瑞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達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繫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之以中庸中庸則可以通變則可大其教有適其用無窮實仁義之陶鈞誠道德之囊籥也其為用大

矣。隨時之義深矣。言無得而稱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是以大道方行，俯龜象而設卦，後聖有作，仰鳥跡以成文。書契已傳，繩木棄而不用。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夫經籍也者，先聖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者，咸有史官以紀言行。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故曰君舉必書，懲勸斯在。考之前載，則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類是也。下逮殷周，史官尤備。紀言書事，靡有闕遺。則周禮所稱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以詔王治，小史掌邦國之志，定世繫，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柄，策命而貳之，外史掌王之外令及四方之志，三皇

五帝之書，御史掌邦國都鄙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此則天子之史。凡有五焉。諸侯亦各有國史，分掌其職。則春秋傳晉趙穿弑靈公，太史董狐書曰：趙盾殺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朕對曰：子為正，知亡不越境，及不討賊，非子而誰？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而過，王曰：此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朕則諸侯史官，亦非一人而已。皆以記言書事，太史摠而裁之，以成國家之典，不虛美，不隱惡，故得有所懲勸。遺文可觀，則左傳稱周志，國

語有鄭書之類是也。暨夫周室道衰，紀綱散亂，國異政，家殊俗，褒貶失實，隳紊舊章。孔丘以大聖之才，當傾頽之運，歎鳳鳥之不至，惜將墜於斯文，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自慙人萎而微言絕。七十子散而大義乖，戰國縱橫，真偽莫辨，諸子之言紛挐淆亂，聖人之至德喪矣。先王之要道亡矣。陵夷踳駁，以至於秦。秦政奮豺狼之心，刻先代之迹，焚詩書，坑儒士，以刀筆吏為師，制挾書之令，學者逃難，竄伏山林，或失本經，口以傳說。漢氏誅除秦項，未及下車，先命叔孫通草繇範之儀，救擊柱之禁。其後張蒼治律曆，賈誼撰新語，曹參薦蓋公言黃老，惠帝

除挾書之律，儒者始以其業行於民間，猶以去聖既遠，經籍散逸，簡札錯亂，傳說紕繆，遂使書分為二，詩分為三，論語有齊魯之殊。春秋有數家之傳，其餘互有踳駁，不可勝言。此其所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者也。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開獻書之路，置寫書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援采前代，斷自軒皇，運於孝武，作史記一百三十篇，詳其體制，蓋史官之舊也。至於孝成，祕藏之書，頗有亡散，乃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諸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太

醫監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就，向輒撰為一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叙而奏之。向卒後，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摠括羣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畧。一曰集畧，二曰六藝畧，三曰諸子畧，四曰詩賦畧，五曰兵書畧，六曰術數畧，七曰方技畧。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燒。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裘自遠而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竝依七畧而為書部。固又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董卓之亂，獻帝西遷，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猶

七十餘載。兩京大亂，掃地皆盡。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祕書監荀勗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摠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譜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子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即李充以勗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二千一十四卷。充遂摠沒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

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狀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朓，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

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衆書，華林園中摠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静寡慾，篤好墳史，博采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剖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悅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

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符姚而已宋武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纔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後魏始都燕代南畧中原粗收經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間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後周始基闕右外逼疆隣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周武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纔至五千隋開皇三年祕書監牛弘表請公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

善法

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聞出及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太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摠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願等於祕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祕書內外之閣凡三萬餘卷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瑠璃軸中品紺瑠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景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大德五年克平偽鄭盡收其圖書及古跡焉命司農少卿宋遵貴載

之以船泝河西上。將致京師。行經底柱。可恤。多被漂沒。其所存者十不
一二。其目錄亦為所漸濡。時有殘缺。今者見存。分為四部。合條為
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部。有八萬九千六百六十六卷。其舊錄所
取。文義淺俗。無益教理者。茲快事刪去之。其舊錄所遺。辭義可采。有所
弘益者。咸附入之。遠覽馬史。班書。近觀王阮志錄。挹其風流體制。
削其浮雜鄙俚。離其疏遠。合其近密。約文緒義。凡五十五篇。各列
本條之下。以備經籍志。雖未能研幾揆賾。窮極幽隱。庶乎弘道設
教。可以無遺闕焉。夫仁義禮智。所以治國也。方技數術。所以治身
也。諸子為經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黼黻。皆為治之具也。故列

之於此志云

蔡涵之曰。博而知要。聘而能裁。稟則心匠。締構偉觀。
需。濟。千。典。誼。泳。萬。緝。復。能。定。是。非。明。取。舍。王。繫。所。稱。體。貞。剛。而。
不。撓。理。條。而。有。文。者。殆。謂。是。歟。

唐 魏徵 誤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二后帝未登庸早儼宸極恩隆好合始終不渝文獻德異鳩心
 非均一擅寵移嫡傾震宗社惜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高祖
 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蕭后初歸藩邸有輔佐君子之心煬
 帝得_○不以道便謂人無忠信父子之間尚懷猜阻夫婦之際其何
 有烏暨乎國破家亡竄身無地飄流異域良足悲矣

不賢者有終。賢者反不得以自全。豈非命哉。大意都在言外。令人悵嘆不已。堪與子長外戚世家爭衡。

李穰李敏梁睿

李穰梁睿皆周室功臣。高祖王業初基。俱受腹心之寄。故穰首登師傅。睿終膺殊寵。觀其見機而動。抑亦民之先覺。朕方魏朝之貞。裂有愧。王陵比晉室之忠臣。終慙徐廣。穆之子孫。特為隆盛。朱輪華轂。凡數十人。見忌當時。猶難適及。得之非道。可不戒歟。吳伯昭曰。見機高蹈可也。見機投歎不可也。比方徐王二子。將不瞑目地下。

劉昉鄭譯柳表皇甫績

高祖肇基王業昉譯實啟其謀當軸執鈞物無異論不能忘身急
 病以義斷恩方乃慮難求全偷安懷祿暨夫帝遷明德義非簡在
 鹽梅之寄自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缺望耻居吳耿之末益與絳
 灌為伍事君盡禮既關於宿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其在周也
 靡忠貞之節其奉隋也愧竭命之誠非義掩其前功畜怨興其後
 釁而望不陷刑辟保貴全生難矣柳表皇甫績因人成事協規不
 二大運光啓莫叅樞要斯固在人欲其悅已在我欲其罵人理自
 然也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於昉譯見

之矣

斷紫如山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于義陰壽實榮定源雄豆盧勣賀若詵

于義實榮定等或南陽姻亞或豐邑舊遊運屬時來俱宣力用以
勞定國以功懋賞保其祿位貽厥子孫拆薪克荷崇基弗墜盛矣
豆盧毓遇屯剝之機亡身殉義陰世師遭天之所廢捨命不渝使
夫死者有知足以無愧君親矣
沈及堯曰獎功褒節毫不假移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梁士彥字文忻王諡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

梁士彥字文忻皆一時之壯士也。遭雲雷之會，竝以勇畧成名。遂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報者倦矣，施者未歇。將生厲階，求逞其欲。及茲顛墜，自取之也。王諡元諧，王世積，虞慶則，元冑，或契濶銀厄，或網繆恩舊。將安將樂，漸見遺忘。內懷怏怏，矜伐不已。雖時主之刻薄，亦言語以速禍乎。朕高祖佐命元功，鮮有終其天命，配享清廟。寂寞無聞，斯蓋草創帝圖，事出權道，本異同心。故久而逾薄，其牽牛蹊田，雖則有罪，奪之非道。能無怨乎。皆深文巧詆，致之刑辟。高祖沉猜之心，固已甚矣。求其餘慶，不亦難哉。

先責臣而後責君。極為有體。

高頻蘇威

齊公霸圖伊始。早預經綸。魚水冥符。風雲玄感。正身直道。弼諧興運。心同契合。言聽計從。東夏克平。南國底定。叅謀帷幄。決勝千里。高祖既復禹迹。思布堯心。舟楫是寄。鹽梅斯在。毘庶賴以康寧。百寮資而輯睦。年將二紀。人無間言。屬高祖將廢儲宮。由忠信而得罪。逮煬帝方逞。浮侈以忤時。而受戮。若使遂無猜。豐克終厥美。雖未可叅蹤。稷契足以方駕。蕭曹繼之實難。惜矣邳公。周道云季。方事幽貞。隋室龍興。首應旌命。綢繆任遇。窮極榮寵。久處機衡。多所損益。罄竭心力。知無不為。朕志尚清儉。體非弘曠。好同惡異。有舉

直道不存易簡未為通德。歷事二帝三十餘年。雖廢黜當時。終稱遺老。君邪而不能正言。國亡而情均衆庶。予違汝弼。後聞其語。疾風勁草。未見其人。禮命關於興王。抑亦此之由也。夔志識沉敏。方雅可稱。若天假之年。足以不虧堂構矣。

王賡虞曰：美固當情刺。亦稱量允為嚴正之風。

李德林

德林幼有操尚。學富才優。譽重鄴中。散飛關右。王基締構。叶贊謀猷。羽檄交馳。絲綸間發。文誥之美。時無與二。君臣體合。自致青雲。不患莫已知。豈徒言也。時子求曰：質立而文隨之。迺見體用綜貫之妙。

河間王弘楊慶綱楊子崇觀德王雄

高祖始遷周鼎衆心未附利建同姓維城宗社是以河間觀德成
故山河屬乃葭葦地非寵逼故高位厚秩與時終始楊慶二三其
德志在苟生變本宗如反掌棄慈母如遺跡及身而絕室其狀矣
觀王位居台袞慶流後嗣保茲寵祿實仁厚之所致乎
延促之跡了朕又要歸仁厚則風戒之苦心矣

... 王璜道悼王靜衛昭王與蔡王智積 ... 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其 ... 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 ... 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 ... 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 ... 多難將何望焉 ... 讀結嘆四語知敦睦之宜先務也

滕穆王璜道悼王靜衛昭王與蔡王智積

高祖昆弟之恩素非篤睦閨房之隙又不相容至於二世承其

弊愈甚是以滕穆暴斃人皆竊議蔡王將沒自以為幸唯衛王養

於獻后故任遇特隆而諸子遷流莫知死所悲夫其錫以茅土稱

為盤石行無甲兵之衛居與毗隸為伍外內無虞顛危不暇時逢

多難將何望焉

讀結嘆四語知敦睦之宜先務也

高祖五子 房陵 俊 俄 秀 諒

高祖之子五人莫有終其天命異哉房陵資於骨肉之親篤以君
臣之義經綸締構契濶夷險撫軍監國凡二十年雖三善未稱而
視膳無闕恩寵既變可畏言間之顧復之慈頓隔於人理父子之道
遂滅於天性隋室將止之效衆庶皆知之矣自古廢嫡立庶覆族
傾宗者多矣考其亂止之禍未若有隋之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
后之世後之有國有家者可不深戒哉
木必先腐而後虫生之雖有讒邪不能間無疑之主既變二字
化工之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趙嘏趙芬楊尚希長孫平元暉韋師楊昇蘇孝慈李雄張嘏
 二趙明習故事當世所推及居端右無聞殊績固知人之才器各
 有分限大小異宜不可踰量長孫平諫赦誹謗之罪可謂仁人之
 言高祖悅而從之其利亦已博矣元暉以明敏顯達韋師以清白
 成名楊尚希楊昇宗室之英譽望隆重蘇孝慈李雄張嘏內外所
 履咸稱貞幹竝任開皇之初蓋當時之選也

郭蝶公曰才器分限用人者以此為準自無曠尸之弊

韋世康韋壽柳機柳述雄亮譽之

韋氏白居京兆代有人物世康昆季餘慶所鍾或入處禮閣或出
 搃方岳朱輪接軫缺旆成陰在周暨隋勲庸茲茂盛矣建安風韻
 閑雅望重當時述恃寵驕人終致傾敗旦屢有惠政肅每存誠謹
 雄亮名節自立忠正見稱譽之神情開爽頗為疎放文城廡仕二
 朝咸見推重獻書高祖遂興學校言能弘道其利博哉
 魏公所謂存其近密此類是也

楊素

楊素少而輕俠。傲儻不羈。兼文武之資。包英奇之畧。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高祖龍飛。將清六合。許以腹心之寄。每當推轂之重。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庭。匈奴遠遁。考其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為一時之傑。朕專以智詐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侈。謀廢冢。嬖致國於傾危。終始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實乃素之由也。幸而得死。子為亂階。墳土未乾。闔門殂戮。丘隴廢掘。宗族誅夷。則知積惡餘殃。信非徒語。多行無禮。必自及其斯之謂歟。

約外示溫柔內懷狡笨為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宜哉
止人之國亦絕其宗孰謂天道遠哉

牛弘

牛弘篤好墳籍學優而仕有淡雅之風懷曠遠之度採百王之損益成一代之典章漢之叔孫不能尚也綢繆省闈三十餘年夷險不渝始終無際雖開物成務非其所長狀徵之不清混之不濁可謂大雅君子矣子實不才崇基不構干紀犯義以墜家風惜哉
遙想風度亦令神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宇文慶李禮成元孝矩郭榮龐晃李安

宇文慶等龍潛惟舊疇昔親姻或素盡平生之言或早有腹心之託霑雲雨之餘潤照日月之末光騁步天衢與時升降高位厚秩貽厥後昆優矣。晶幼養宮中未聞教義煬帝愛之不以禮其能不及於此乎。安慙之於高祖未有君臣之分陷其骨肉使就誅夷大義滅親所聞異於此矣。雖有悲悼何損於况言。畢奮庸曰以禮義責人仁人之言也。

韓擒賀若弼

自晉衰微中原幅裂區宇分隔將三百年陳氏憑長江之地險恃
金陵之餘氣以為天限南北人莫能窺高祖爰應千齡將一函夏
賀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長策韓擒奮發賈餘勇以爭先勢甚疾雷
鋒踰駭電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諸天道或時有廢興考之
人謀實二臣之力其倣英畧賀若居多武毅威雄韓擒稱重方
於晉之王杜勳庸綽有餘地朕賀若功名立矜伐不已竟顛殞
於非命亦不密以失身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於斯禍矣韓擒
累世將家威聲動俗敵國既破名遂身全幸也廣陵甘棠咸有武

藝驍雄膽畧。茲為當時所推。剋剋干城。難兄難弟矣。
徐致公曰。居功為難。後來幸也。二字有無限提呼在。

達奚長儒史萬歲劉方

長儒等結髮從戎。俱有驍雄之畧。摠統師旅。各擅禦侮之功。長儒以步卒二千抗十萬之虜。師殲矢盡。勇氣彌厲。壯哉子幹。西涉清海。北臨玄塞。胡夷懾憚。烽候無警。亦有可稱。萬歲實懷智勇。善撫士卒。人皆樂死。師不疲勞。北劫匈奴。南平夷獠。兵鋒所指。威鷲絕域。論功仗氣。犯忤貴臣。偏聽生姦。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廣之風。烏劉方階令無私。治軍嚴肅。克剪林邑。遂清南海。徼外百蠻。無思不服。凡此諸將。志裂過人。出當推轂之重。入受瓜牙之寄。雖馬伏波之威。行南裔趙克國之聲。動西羗語事。論功各一時也。

論功仗氣。便有取禍之道。卒死於姦。雖非其罪。亦為自貽之感。諸將咸得所終。此類而觀之。謙謙之辭。垂教深遠矣。

王長述李衍伊婁謙田仁恭元亨杜整李徹崔彭

王長述等或出總方岳。或入司禁旅。咸著嚴績。以功名終。有以取之也。伊婁謙志量弘遠。不念舊惡。請赦高遵之罪。有國士之風焉。崔彭地警嚴節。毅狀難犯。禦侮之寄。有足稱乎。王吳之曰。振落自如。

杜彥高勸介朱傲獨孤楷乞伏慧張威侯莫陳穎周搖和洪
杜彥東夏南服屢有戰功作鎮朔岳胡塵不起高勸死亡之際志
氣凜狀疾彼姦邪致茲餘慶介朱傲幼有權奇終能止足崇基墜
而復構不亦仁且智乎周搖以質實見知獨孤以恤人流譽乞伏
慧能以國讓侯莫陳所居治理或知牧人之道或踐仁義之路皆
有可稱焉慧以供帳不厚至於放黜竝結髮登朝出入三代終享
祿位不夫性齡蓋其任心而行不為矯飾之所致也
薛仲翊曰天賦位置散整皆有可觀

盧愷令狐熙薛胄字文敬張衡楊汪

盧愷諫說可稱。令狐熙所居而治。薛胄執憲平允。字文敬。殷望彼
歸。張衡以鯁正立名。楊汪以學業自許。狀皆有善始。鮮克令終。九
仞之基。俱傾於一簣。惜哉夫。忠為令德。施非其人。尚或不可。况託
足邪徑。而又不得其人者。歟。語曰。無為權首。將受其咎。又曰。無始
禍。無召亂。張衡既召亂。源實為權首。動不以順。其能不及於此乎。
水窮雲起。文致媽狀。

盧愷

薛胄

張衡

楊汪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盧思道李孝真薛道衡

二三子有齊之季，皆以辭藻著聞。爰歷周隋，咸見推重。李稱一代俊偉，薛則時之令望。握靈蛇以俱照，騁逸足以竝驅。文雅從橫，金穀玉振。靜言楊摧，盧居二子之右。李薛紆青拖紫，思道官塗寥落。雖窮通有命，抑亦不護細行之所致也。

鄭昶宗曰：亦論其才之高下耳，遇何足言。

三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儲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有貌無心寫出隋家真像

煬帝三子

元德太子雅性謹重有君人之量降年不永哀哉齊王敏慧可稱志不及遠頗懷驕儲故煬帝疎而忌之心無父子之親貌展君臣之敬身非積善國有餘殃至今趙及燕越皆不得其死悲夫有貌無心寫出隋家真像

二十一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煬帝三子 二十二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于仲文

仲○文○博○涉○書○記○以○英○畧○自○許○尉○迴○之○亂○遂○立○功○名○自○茲○厥○後○屢○當○推○轂○遼○東○之○役○實○喪○師○徒○斯○乃○大○樹○將○顛○蓋○亦○非○戰○人○之○罪○也○時○勢○實○狀○非○為○喪○師○者○開○一○面○也○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綽裴肅
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
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之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
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
元巖王韶任當彼相茲見嚴憚莫敢為非謬諤之風有足稱矣行
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居
大理圖罔無寃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朕不畏強禦梁毗其有
烏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
忤龍鱗固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

王韶元巖劉行本梁毗柳或趙綽裴肅
猛獸之處山林藜藿為之不採正臣之立朝廷姦邪為之折謀皆
志在匪躬義形於色豈惟綱紀由之隆替抑亦社稷繫以存亡者
也晉蜀二王帝之愛子擅以權寵莫拘憲令求其恭肅不亦難乎
元巖王韶任當彼相茲見嚴憚莫敢為非謬諤之風有足稱矣行
本正色於房陵梁毗抗言於楊素直辭鯁氣慄焉可想趙綽之居
大理圖罔無寃柳或之處憲臺姦邪自肅朕不畏強禦梁毗其有
烏邦之司直行本柳或近之矣裴肅朝不坐宴不預忠誠慷慨犯
忤龍鱗固知婺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方諸

前載有閻纂之風烏。
局法整亮。掄引生風。

樊子蓋史祥元壽楊義臣衛玄劉權

子蓋雅有幹局質性嚴敏。見義而勇。臨機能斷。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楊諒干紀。史祥著獨克之功。羣盜侵擾。義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當年。聲流後葉者也。元壽彈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朕其計功。稱伐。猶居義臣之後。端揆之贈。不已優乎。文昇東都解圍。頗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賄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數。劉權淮楚舊族。早著雄名。屬擾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計。無所覬覦。雖謝勤王之謀。足為守節之士矣。

曲折抑揚。事義兼舉。筆力亦矯矯不靡。

李圓通陳茂張定和張滄麥鐵杖沈光魚俱羅陳稜王辯
 楚漢未分絳灌所以宣力曹劉競逐關張所以立名狀則名立資
 草昧之初力宣候經綸之會攀附鱗翼世有之矣圓通獲兒之輩
 定和鐵杖之倫皆一時之壯士困於貧賤當其鬱抑未遇亦安知
 其有鴻鵠之志哉終能振拔汙泥之中騰躍風雲之上符馬車之
 願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時焉能至於此也俱羅欲加之罪非其咎
 豈王辯殞身勅敵志實勤王陳稜縞素發喪哀感行路義之所動
 固已深乎孟才錢傑沈光等感恩懷舊臨難忘生雖功無所成其
 志有可稱矣

李圓通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二十四 大來堂
陶先生曰明其非罪取其志義固司直之盛心而通裁皆整俊
無綿音

李景慕容三藏薛世雄王仁恭權武吐萬緒董純趙才
李景世雄慕容三藏註以驍武之姿當有事之日致茲富貴自取
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顯達後居馬邑以貪恠敗亡鮮克有
終惜矣吐萬緒董純各以立效當年取斯高秩緒請息兵見責純
遭譖毀被誅大業之季盜可盡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趙才雖人
而無儀志在強直固拒世基之議可謂不苟同矣權武素無行檢
不拘刑憲終取黜辱宜哉
連璧如曰要終立斷可否屹狀

李諤鮑宏裴政柳莊源師即茂高構張虔威榮毗陸知命房

彥謙

大夏云構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畧長短殊用大小異
空榕椳棟梁莫可棄也李諤等或文能遵義或才足幹時識用顯
於當年故事留於臺閣叅之有隋多士取其開物成務皆廊廟之
棟楠亦北辰之衆星也

有用人之責者不可不知此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留侯世家

虞世基裴蘊裴矩

世基初以雅澹著名兼以文華見重亡國霸旅特蒙如何報稱任遇叅機衡
之職預帷幄之謀國危未嘗思安君昏不能納諫方更鬻官賣獄
黷貨無慙顛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蘊素懷心姦險巧於附會作威作
福唯利是視滅亡之禍其可免乎裴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
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諸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
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美矣朕承望風旨與時消息使高昌
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玉門關右騷朕頗亦矩之由也
本之心事瑾固可錄瑕亦難恕不朕青史幾不足畏

二十一史論贊

卷二十四 虞世

三十一

史來堂

宇文愷閣毗何稠

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瞻○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
則焉○其起仁壽宮○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
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
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
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焉○
三子失德○均以華奢作法於涼之訓○何可不佩○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王劭表充

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
 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怪之
 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
 墨不足觀採表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
 自命茲要求時幸于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
 謬增畧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朔
 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顏其家嚴良可歎息
 遲貶不遺餘力務入者宜知所戒

楊玄感李子雄趙元洲斛斯政劉元進李密裴仁基

玄感宰相之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鼓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乘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方克振壯矣狀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趙彥瑑曰讀此愈知劉權錢鏐輩之難及

孝義傳

昔者弘愛敬之理，必藉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彥師道隨，或家傳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負土成墳，致毀滅性，雖乖先王之制，亦觀過以知仁矣。即貴昆弟爭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喪而名立，德饒仁懷，羣盜侶義，感興王亦足稱也。紐回劉雋之，倫翟林華秋之，革或茂草嘉樹，榮枯於庭，宗或走獸翔禽，馴狎於廬墓。非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乎。

事奇文麗，鬱為崇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循吏傳

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狀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彥光等皆內懷直道。至誠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見思。至於景茂之過。惡楊善公義之撫。視疾病。劉曠之化。行所部。德深之愛。結人心。雖信臣杜詩。鄭渾朱邑。不能繼也。詩云。愷悌君子。人之父母。豈徒言哉。恭懿所在。尤異。屢簡帝心。追既往之一。青遂流亡於道路。惜乎柳儉去官。妻子不贍。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張公亮曰。平靜二字。便是循吏心法。通章語語秀逸。

酷吏傳

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取於嚴刑。故雖寬猛相資。德刑互設。朕不嚴而化。前哲所重。士女等運屬欽。明時無桀黠未闢。道德實懷。殘忍賊人肌體。同諸木石。輕人性命。甚於芻狗。長惡不悛。鮮有不及。故或身嬰罪戮。或憂恚顛隕。凡百君子。以為有天道焉。嗚呼。後來之士。立身從政。縱不能為子高門。以待封。其可令母掃墓而望喪乎。結得惻朕。使人不敢不以為戒。

儒林傳

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師說紛綸無所取正高祖膺期纂歷平一寰宇頓天網以掩之貫旌帛以禮之設好爵以縻之於是四海九州強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焉天子乃整萬乘率百寮遵問道之儀觀釋奠之禮博士釐懸河之辯侍中竭重席之與考正亡逸研覈異同積滯羣疑渙朕冰釋於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里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高祖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後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

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為於時舊儒多已凋。止二劉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鑽仰。莫之能測。所製諸經義疏。措紳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羣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後。亦多轉死溝壑。凡有經籍。自此皆湮沒於煨塵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寇之心。相與陷於不義。傳曰。學者將植。不學者將落。朕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者。可不慎歟。諸儒有身。汲道存遺風。可想皆採其餘。論綴之於此篇云。

關係凜朕筆端具有爐錘

文學傳

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信矣。王冑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負才。遺落世事。或學優命薄。調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志盤桓。而不定。嘯傲當世。脫畧公卿。是知跡弛。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陽趙壹。平原禰衡而已。故多難咎悔。鮮克有終。朕其學涉稽古。文詞辨麗。竝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寰宇。得人為盛。秀異之賢。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華萼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陳道掌曰風韻秀美

外戚傳

三五哲王防深慮遠舅甥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家無聞傾敗爰及漢晉顛覆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斃亦速若使獨孤權侔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劉泰鴻曰文以反跌見奇

前同魏書若使以下皆出叔獲

列女傳

夫稱婦人之德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
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奪唯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
無哉蘭陵主質邁寒松南陽主心踰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壯崔馮
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芳襄城華陽之妃
裴倫元楷之婦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顛沛靡它志勵冰
霜言踰皎日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述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
加焉

吳朗過曰詞旨激烈

三

南蠻

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
顛定繁代為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
陸可居咸為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
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
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
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許任序曰叙致簡潔

送

字文化等傳

化及庸快下才負恩累樂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
 越舊臣既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
 羣不逞職為亂階按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為戎首或親行鴆毒
 豐潔指庶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
 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為
 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斧鉞之文

